

文学小丛书

嘉 尔 曼

梅里美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嘉 尔 曼

〔法国〕梅里美著

傅 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嘉 尔 曼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44,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3}{4}$

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52000

书号10019·1712 定价0.17元

前 言

人们往往很容易只注意这篇小说的情节，其实作者写的是一种个性，一种激情。

小说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只不过是一个混杂着罪恶的情杀案，女主人公嘉尔曼不属于文学史上那种闺阁淑女或高贵命妇的人物体系，她是社会和法律“化外之民”，身上还具有某些邪恶的特点。然而，复杂性却在于，梅里美赋予了这个形象以某种闪光的东西：她自觉地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对那个异己的“商人的国家”的道德规范表示公开的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以“恶”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她又是一个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不愿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身上突出的特点是热爱自由和忠于自己，这种精神使她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始终不肯退让一步，终于为此付出了整个生命。这是嘉尔曼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最吸引人之处，也是她在精神上不同于很多爱情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地方。

《嘉尔曼》打破了当时资产阶级文学中爱情故事的俗套，把一对情人的感情风暴描写得那么强烈可怕，以致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资产阶级人

性论的爱情描写中别开生面。而在我们看来，它的价值却在于作者赋予了这个故事以较深的社会意义，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冲突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矛盾。这一对情人本来属于两个对立的营垒，两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生活理想、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是非标准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顶点就导致了他们的同归于尽。《嘉尔曼》的这一社会内容，使它不流于一般简单庸俗的情杀故事。

梅里美（1803—1870）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自幼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写出了具有强烈反封建精神的剧本《雅克团》（1828）与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1829）。他写《嘉尔曼》（1845）的时候，已经是银行家统治法国的七月王朝时代。他对资产阶级平庸生活的不满，使他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创作个性：喜爱从较少受资本主义文明侵蚀、具有几分野性的人物身上，发掘某些不平凡的、动人的东西，以一种貌似冷静的态度和调侃幽默的笔调来加以肯定和赞赏。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嘉尔曼方面，他把这个粗犷放任的吉卜赛女人的强悍个性与苍白、虚伪的上流社会对照起来，把她的非法活动、骇世惊俗的生活态度与社会法律、传统观念对立起来，让她以勇敢的忠于自己的死来拒绝那个

“循规蹈矩”的文明社会的召唤，从而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表示了最大的蔑视和否定。

梅里美毕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到首要地位的时代，他把自己的美学理想寄托在一个流浪行骗的女人身上，反映了他思想境界不高，社会视野不广。他在肯定嘉尔曼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的时候，似乎超越于自己的阶级之上；但这个嘉尔曼完全是按资产阶级的唯我主义和个性自由的原则塑造出来的，正又表现了梅里美并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梅里美以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家著称，《嘉尔曼》是他的代表作，它的艺术性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精炼的篇幅中，作者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个在文学史上很富有特点的爱情悲剧故事，成功地描绘出一个在文学人物画廊中极为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并且，其中还回荡着一种追求个性解放的激情，而在对事件、场景和人物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又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色泽。这一作品在世界中、短篇小说中，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后来，法国作曲家比才又把它改编成歌剧，更以热烈的旋律和出色的乐章，扩大了它流传的范围，增添了它对读者的魅力。

柳鸣九 一九七八年九月

一般地理学家说孟达一仗的战场是在古代巴斯多里-包尼人^①的区域之内，靠近现在的芒达镇，在玛尔倍拉商埠北七八里的地方：我一向疑心这是他们信口开河。根据佚名氏所作的《西班牙之战》，和奥须那公爵藏丰富的图书馆中的材料，我推敲之下，认为那赫赫有名的战场，凯撒与罗马共和国的领袖们背城一战的地点，应当到蒙底拉^②附近去寻访。一八三〇年初秋，因为道经安达鲁齐^③，我就作了一次旅行，范围相当广大，以便解答某些悬而未决的疑问。我不久要发表的一篇报告，希望能使所有信实的考古学家不再徬徨。但在我那篇论文尚未将全欧

① 巴斯多里-包尼人为古代迦太基族之一支。公元前八世纪时迦太基族散布于地中海沿岸，包括西班牙滨海地区在内。

② 罗马共和时代末期（公元前四十九年），凯撒自高卢戍地进军罗马，将执政庞培及元老逐出意大利半岛，又回军入西班牙，击溃庞培派驻该地的军队，史家称为西班牙之战。孟达一仗为该战中之主要战役。——玛尔倍拉为西班牙南端位于地中海上之商埠，蒙底拉在玛尔倍拉北约七十余英里。

③ 安达鲁齐为西班牙南部一大行省，包括八州；上文所举城镇均在辖境内。

洲的学术界莫衷一是的地理问题彻底解决以前，我想先讲一个故事；那故事，对于孟达战场这个重大的问题，决不先下任何断语。

当时我在高杜城内雇了一名向导，两匹马，出发探访，带的全部行装只有一部凯撒的《出征记》和几件衬衣。有一天，我在加希那平原的高地上踟蹰，又困乏，又口渴，赤日当空，灼人肌肤，我正恨不得把凯撒和庞培的儿子们一齐咒入地狱的时候，忽然瞥见离开我所走的小路相当远的地方，有一小块青翠的草坪，疏疏落落长着灯芯草和芦苇。这是近旁必有水源的标志。果然，走近去就发见所谓草坪原是一道泉水灌注的沼泽，泉水仿佛出自一个很窄的山峡，形成那个峡的两堵危崖靠在加勒拉山脉上。我断定缘溪而上，山水必更清冽，既可略减水蛭与虾蟆之患，或许还有些少荫蔽之处。刚进峡口，我的马就嘶叫了一声，另外一匹我看不见的马立即响应。走了不过百余步，山峡豁然开朗，给我看到一个天然的圆形广场，四周峻岩拱立，恰好把整个场地罩在阴影中。出门人中途歇脚，休想遇到一个比此更舒服的地方了。峭壁之下，泉水奔腾飞涌，直泻入一小潭中，潭底细沙洁白如雪。旁边更有橡树五六株，因为终年避风，兼有甘泉滋润，故苍翠雄伟，浓荫匝地，掩覆于小潭之上。潭的四周铺着一片绿油油的细草；在方圆几十里的小客店内决没有这样美好的

床席。

可是我不能自鸣得意，说这样一个清幽的地方是我发现的。一个男人已经先在那儿歇着，在我进入山谷的时候一定还是睡着的。被马嘶声惊醒之下，他站起来朝着马走过去；它却趁着主人打盹跑在四边草地上大嚼。那人是个年轻汉子，中等身材，看来长得很结实，目光阴沉，骄傲。原来可能很好看的皮色被太阳晒得比头发还黑。他一手拉着坐骑的缰绳，一手拿着一支铜的短铳。说老实话，我看了那副凶相和短铳，最初有点吃惊；但我已经不信有什么土匪了，因为老是听人讲起而从来没遇到过。并且老实的庄稼人全副武装的去赶集，我也见得多了，不能看到一件武器就疑心那生客不是安分良民。心里还想：我这几件衬衣和几本埃尔才维版子^①的《出征记》，他拿去有什么用呢？我对拿枪的家伙亲热的点点头，笑着问他是否被我打扰了清梦，他不回答，只把我从头到脚的打量；打量完毕，似乎满意了，又把我那个正在走近的向导同样细瞧了一番。不料向导突然脸色发青，站住了，显而易见吃了一惊。“糟了糟了，碰到坏人了！”我私下想；但为谨慎起见，立即决定不动声色。我下了马，吩咐向导卸下马镫；然后我跪在水边把头和手浸了一会，喝了一大口水，合扑着身子躺

① 埃尔才维为十六、十七世纪时荷兰有名的出版家，所印图书后来均成为珍本。

下了，象基甸手下的没出息的大兵一样①。

同时我仍暗中留神我的向导和生客。向导明明是很不乐意的走过来的……生客似乎对我们并无恶意，因为他把马放走了，短銃原来是平着拿的，此刻也枪口朝下了。

我觉得不应当因对方冷淡而生气，便躺在草地上，神气挺随便的问那带枪的人可有火石，同时掏出我的雪茄烟匣。陌生人始终一声不出，在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火石，忙着替我打火。他显然变得和气了些，竟在我对面坐下了，但短銃还是不离手。我点着了雪茄，又挑了一支最好的，问他抽不抽烟。

他回答说：“抽的，先生。”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发觉他念的 s 音不象安达鲁齐口音②，可见他和我同样是个旅客，只是不干考古这一行罢了。

“这支还不错，你不妨试试，”我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支真正哈瓦那的主家牌。

他略微点点头，拿我的雪茄把他的一支点上了，又点点头表示道谢，然后非常高兴的抽起来。

① 《旧约·士师记》第七章载，以色列人基甸反抗米甸人，耶和華令基甸挑选士卒，以河边饮水为试：凡用手捧水如狗舐饮者入选，凡跪下喝水者均被淘汰。

② 安达鲁齐人读 s 音，一如西班牙人之读柔音 c 与 z，等于英语中之 th。故仅听 señor（先生）一字，即能辨出安达鲁齐口音。——原注

“啊，我好久没抽烟了！”他这么说着，把第一口烟从嘴里鼻子里慢慢的喷出来。

在西班牙，一支雪茄的授受就能结交朋友，正如近东一带拿盐和面包敬客一样。出我意料之外，那人倒是爱说话的。虽然自称为蒙底拉附近的人，他对地方可并不太熟悉。他不知道我们当时歇脚的那可爱的山谷叫什么名字，周围村子的名字，他也一个都说不上来；我问他有没有在近边见到什么残垣断壁，搥边的大瓦，雕刻的石头等等，他回答说从来没留意过这一类东西。另一方面，他对于马的一道非常内行，把我的一匹批评了一阵，那当然不难；接着又背出他那一匹的血统，有名的高杜养马场出身，据说是贵种，极其耐劳，有一回一天之中赶了一百二十多公里，而且不是飞奔便是疾走的。那生客正说在兴头上，忽然停住了，仿佛说了这么多话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而且懊恼了。“那是因为我急于赶到高杜，为了一件官司要去央求法官……”他局促不安的补充，又瞧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安东尼奥马上把眼睛望着地。

既有树荫，又有山泉，我不由得身心舒畅，想起蒙底拉的朋友们送我的几片上等火腿放在向导的褡裢^①内。我就教向导给拿来，邀客人也来享受一下临时点心。他固然好久没有抽烟，我看他至少也有

① 一种长形的布袋，中间开口，两头装物，可以背在肩上或挂在牲口上。

四十八小时没吃过东西：狂吞大嚼，象只饿极的狼。可怜虫那天遇到我，恐怕真是天赐良缘了。但我的向导吃得不多，喝得更少，一句话都没有，虽然我一上路就发觉他是个头等话匣子。有了这生客在场，他似乎很窘；还有一种提防的心理使他们互相回避，原因我可猜不透。

最后一些面包屑和火腿屑都给打发完了，各人又抽了一支雪茄，我吩咐向导套马，预备向新朋友告别，他却问我在哪儿过夜。

我还没注意到向导对我做的暗号，就回答说上居尔伏小客店。

“象你先生这样的人，那地方简直住不得……我也上那边去，要是许我奉陪，咱们可以同路。”

“欢迎欢迎，”我一边上马一边回答。

向导替我拿着脚镫，又对我眨眨眼睛。我耸耸肩膀表示满不在乎；然后出发了。

安东尼奥那些神秘的暗号，不安的表情，陌生人的某些话，特别是一天赶一百二十公里的事和不近情理的说明，已经使我对旅伴的身分猜着几分。没有问题，我是碰上了一个走私的，或竟是个土匪；可是有什么关系呢？西班牙人的性格，我已经摸熟了，对一个和你一块儿抽过烟，吃过东西的人，尽可放心。有他同路，倒反是个保障，不会再遇到坏人。并且我很乐意知道所谓土匪究竟是何等人物。那可不是每

天能碰上的；和一个危险分子在一起也不无奇趣，尤其遇到他和善而很斯文的时候。

我暗中希望能逐渐套出陌生人的真话，所以不管向导如何挤眉弄眼，竟自把话扯到剪径的土匪身上，当然用的是颇有敬意的口吻。那时安达鲁齐有个出名的大盗叫做若瑟一玛丽亚，犯的案子都是脍炙人口的。“谁知道在我身边的不就是若瑟一玛丽亚呢？”我一边思忖，一边把听到的关于这位好汉的故事，拣那些说他好话的讲了几桩；同时又对他的勇武豪侠称赞了一番。

“若瑟一玛丽亚不过是个无赖小人，”那生客冷冷的说。

“这算是他对自己的评语呢，还是过分的谦虚？”我暗暗问自己，因为越看这同伴越觉得他象若瑟一玛丽亚了；我记得安达鲁齐许多地方的城门口都贴着告示，把他的相貌写得明明白白。——对啦，一定是他……淡黄头发，蓝眼睛，大嘴巴，牙齿整齐，手很小；穿着上等料子的衬衣，外罩银钮丝绒上装，脚登白皮靴套，骑一匹浑身棕色而鬃毛带黑的马……一点不错！但他既然要隐姓埋名，我也不便点破。

我们到了小客店；旅伴的话果然不虚，我寄宿过的小客店，这一个算是最肮脏最要不得的了。一间大屋子兼作厨房、餐厅与卧室。中间放着一块平的石板，就在上面生火煮饭；烟从房顶上一个窟窿里出

去，其实只停留在离地几尺的空中，象一堆云。靠壁地下铺着五六张骡皮，就算客铺了。整个屋子只有这间房；屋外一二十步有个棚子似的东西，算是马房。这个高雅的宾馆当时只住着两个人：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是煤烟般的皮色，衣服破烂不堪。——我心上想：古孟达居民的后裔原来如此；噢，凯撒！噢，撒克多斯·庞培^①！要是你们再回到世界上来，一定要惊诧不置呢！

老婆子一看见我的旅伴，就大惊小怪的叫了一声。

“啊！唐·若瑟大爷！”她嚷着。

唐·若瑟眉头一皱，很威严的举了举手，立刻把老婆子拦住了。我转身对向导偷偷递了个暗号，告诉他关于这同宿的伙伴，不必再和我多讲什么。晚饭倒比我意料中的丰盛。饭桌是张一尺来高的小桌子，第一道菜是老公鸡煨饭，辣椒放得很多，接着是油拌辣椒，最后是迦斯巴曲，一种辣椒做的生菜。三道这样刺激的菜，使我们不得不常常打酒囊的主意，那是山羊皮做的一种口袋，里头装的蒙底拉葡萄酒确是美好无比。吃完饭，看到壁上挂着一只曼陀铃，——西班牙到处都有曼陀铃，——我问侍候我们的小孩子会不会弹。

^① 撒克多斯·庞培为庞培次子。庞培死后，诸子仍与凯撒为敌。

她回答说：“我不会，可是唐·若瑟弹得真好呢！”

我便央求他：“能不能来个曲子听听？我对贵国的音乐非常喜欢。”

“你先生人这么好，给了我这样名贵的雪茄，有什么事我好意思拒绝呢？”唐·若瑟言语之间表示很高兴。

他教人摘下曼陀铃，自弹自唱起来。声音粗野，可是好听；调子凄凉而古怪；至于歌辞，我连一个字都不懂。

“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我跟他说，“你唱的不是西班牙调子，倒象我在外省^①听见过的左旋歌^②，歌辞大概是巴斯克语。”

“对啦，”唐·若瑟脸色很阴沉。

他把曼陀铃放在地下，抱着手臂，呆呆的望着快熄灭的火，有种异样的忧郁的表情。小桌上的灯光映着他的脸，又庄严，又凶猛，令人想起弥尔顿诗中的撒旦。或许和撒旦一样，我这旅伴也在想着离别

① 所谓外省，系指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的几个省份，即阿拉伐，皮斯加伊，奇波谷阿，以及拿伐的一部分。当地的语言为巴斯克语。——原注（译者按：在庇莱南山脉两侧的法国与西班牙居民，为一种特殊民族，称巴斯克人，所用语言即巴斯克语。）

② 左旋歌是巴斯克各省通行的一种带歌唱的舞蹈，拍子为八分之五。

的家，想着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逃亡生活^①。我逗他继续谈话，他却置之不答，完全沉溺在忧郁的幻想中去了。老婆子已经在屋子的一角睡下；原来两边壁上系着根绳子，挂着一条七穿八洞的毯子作掩蔽，专为妇女们过宿的。小姑娘也跟着钻进那幔子。我的向导站起身来，要我陪他上马房；唐·若瑟听了突然惊醒过来，厉声问他上哪儿去。

“上马房去，”向导回答。

“干什么？马已经喂饱了。睡在这儿罢，先生不会见怪的。”

“我怕先生的马病了；希望他自个儿去瞧瞧，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办。”

显而易见，安东尼奥要和我私下讲几句话；但我不愿意让唐·若瑟多心，当时的局面，最好对他表示深信不疑。因此我回答安东尼奥，我对于马的事一窍不通，想睡觉了。唐·若瑟跟着安东尼奥上马房，一會兒就单独回来，告诉我马明明很好，但向导把它看得名贵得不得了，用上衣替它摩擦，要它出汗，预备通宵不寐，自得其乐的搅这个玩艺儿。——我已经横倒在瓢皮毯上，拿大衣把身体仔细裹好，生怕碰

① 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史诗《失乐园》中描写撒旦的阴沉壮烈的面貌，故作者借此譬喻唐·若瑟。撒旦原为天使之一，以反抗上帝而入魔道，卒为群魔首领；但其脱离天堂等于逃亡，故作者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为譬。

到毯子。唐·若瑟向我告了罪，要我原谅他放肆，睡在我旁边，然后他躺在大门口，可没有忘了把短銃换上门药^①，放在当枕头用的褡裢底下。彼此道了晚安以后五分钟，我们俩都呼呼入睡了。

大概我劳累得很了，才能在这种客店里睡着；可是过了一小时，奇痒难熬的感觉打扰了我的好梦。等到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马上起来，私付与其睡在这个欺侮客人的屋子里，不如露天过夜，便提着脚尖走到门口，跨过唐·若瑟的铺位，他睡梦正酣，我的动作又极其小心，居然走出屋子没把他惊醒。门外有一条阔凳，我横在上面，尽量的安排妥帖，准备把后半夜对付过去。正当要第二次合上眼睛的时候，仿佛有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影子，声息全无的在我面前闪过。我坐起一瞧，认出是安东尼奥。他这个时间跑出马房，不由得令人纳闷；我站起来向他走过去，他先瞧见了，我，站住了。

“他在哪儿呀？”安东尼奥轻轻的问。

“在屋子里睡着呢；他倒不怕臭虫。你干么把马牵出来呢？”

那时我才发觉，为了要无声无息的走出棚子，安东尼奥撕了一条破毯子，把马蹄仔细裹上了。

“天哪！轻声点儿，”安东尼奥和我说。“你还不

① 门药为旧式枪械上用的发火药。